

耄年憶先父

劉元

一、前言

歲月滔滔，先父辭世轉瞬已二十三年了，他自北大肄業，負笈德國完成學業回國後，一直在氣象界盡心竭立默默耕耘，或軍、或民、孜孜不倦、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執教同時，堅持不懈進行氣象科學研究，著作了近九十種專論課本和評介，是我國氣象科學研究和教育的先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空軍氣象的創辦人。

人生旅途中他一承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古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出力出錢、功忠體國、奉公守法、拋棄榮辱、任勞任怨、澹泊名利、歷盡艱辛，培養了千餘位空軍氣象專才和四千餘名民間高等學府菁英，桃李滿門、業師人師、遺澤永存。為表達筆者對他的崇敬和悼念，謹追憶其平生事項如后。

二、勤奮有恆苦學有成

先父劉衍淮，字春舫，生於民前四年六月二十日，山東省平陰縣人，模範小學畢業後進入濟南育英中學，民國十四年考入為一般有志青年嚮往，而著名學者以能授課為榮的北京大學，在理預科肄業兩年後，考取由中國學術界和德國瑞典科技界合組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輟學隨團前往綏遠、蒙古、新疆等地考察氣象、地質、地理、生物、考古、民俗等科學。先父專習氣象，從此邁入五十五年漫長的氣象生涯。

他餐風飲露，靠駱駝和雙腳橫越飛沙走石、人跡罕至的戈壁荒漠和高聳雲天的崇山峻嶺，足跡遍及蒙古、新疆，沿路測繪地圖、安裝儀器設備、建立氣象臺、觀察記錄和研究大氣。由學徒、熟練進而技術指導後進，三年後因其克盡其職，承團中德籍氣象專家推薦，輟工經蘇聯遠赴德國聞名遐邇的柏林大學深造，攻讀氣象海洋地理等科學。氣象是一門高深莫測的學識，物理、數學、天文、地理包羅萬象，探測現況預卜後果，因其利避其害，為人類謀福利。

至於學費方面，他有北平師範大學聘為研究員兩年的薪資、中美庚款補助金、德國鴻博基金會獎學金，再加上於西北科學考察團工作三年的薪資所蓄，經濟寬裕不虞匱乏，得以勤奮有恆潛心苦讀，四年半後卓然有成，獲博士學位。

三、奉獻所學春風化雨

踏出校園後，他匆匆歸國重履北平，應聘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同時在清華大學地學系兼課並代管其氣象臺。北平是文化歷史古城，那時各國立大學教授的學問資格多屬一流，社會地位高、受尊敬，且薪資優厚，均過著豎體面又優裕的生活。

兩年後中央航空學校為引進國外先進氣象科技，延攬先父前往授教並主導氣象臺，航空委員會比照其學歷資格和薪資，任命為簡任技正教官兼氣象臺臺長，授同中校官階（與教育長同），支付月薪三百餘大洋。他一本書生報國宿志，辭北大、清華，拋棄了自由寧靜的高等學府，以及穩定受尊敬的大學教職，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至杭州笕橋履新，成為空軍的一員。

四、投效空軍作育英才

在安定舒適的環境中，先父教授飛行生航空氣象學，並主持氣象臺。但好景不長，蘆溝橋一聲砲響粉碎了安居樂業的美景，戰局不利，隨校遷往大後方昆明，到後方不久即響應政府愛國救民的募款運動，慷慨解囊，竭盡所有購買了愛國公債。厥後通貨惡性膨脹，法幣貶值，又因薪餉鮮薄，一月所得不足糊口。因他義舉導致資源枯竭，家境頓陷困窘；公債到期後亦因幣值一落千丈、積蓄涓滴不遺，僅換回陰丹士林布兩匹，他無怨無悔繼續過著捉襟見肘、甘之如飴的日子。

民國二十八年航空委員會為培育氣象專才，委先父負責籌建測候訓練班。戰時物質條件極端缺乏，他筭路藍縷、披荊斬棘、悉心擘畫多所盡力，對與他學歷官階極不相稱的班長職稱也無怨懟。兩年後因分身乏術，遂辭航校從第五期教到十二期飛行生的教職和氣象臺長，從此專掌該班。嗣後的歲月裡，測候班併入空軍通信學校，遷成都鳳凰山，班長改稱班主任。先父於服務十一年後首次晉階上校，亦為其獻身空軍逾二十三年迄屆齡退伍歲月中唯一的一次晉升。不久該班改隸空軍訓練司令部，並易名為氣象訓練班，當時官、生、士、兵員額已達五百人。

民國三十八年底，因內戰失利，成都情勢危殆，氣象班奉命撤銷，他負責將大部分人員和教育器材遷運至岡山，旋調空訓部部屬員，無書可教一年半。然因其學識淵博、誨人不倦，高尚品格和獎掖後學，深得屬下門生的愛戴和敬重，特別為他在臺北空軍新生社銀翼餐廳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厥後氣象班復班，仍任命先父繼續主持，期間並兼教海軍氣象班，澤及友軍。四年後原隸屬空軍通信學校的氣象班改隸空軍官校教育處，他因之亦由一級主官轉變為三級，且所有的上司均為其多年前在昆明巫家壩空軍官校教過課業的學生。但他不計降格，安之若素，仍堅守崗位，尊重制度和職位。斯時軍人待遇微薄，生活極為清苦。為甩脫貧困，憑其資歷和學術造詣，明知中途轉業可改善窘境且機會頻頻而不為。厥在其山東鄉村農家出身的忠厚性格，德式教育的古板和剛硬，堅持遵守退伍年限法規。民國四十九年於服務近二十四年，官階上校屆齡自願申退。

先父自創立氣象班迄退伍，竭盡所能，主持該單位行政業務，同時躬親兼教各期班重要氣象和地理課程，培訓專才不遺餘力長達二十年。在軍中做同一職務之久，再加上他曲折的經歷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他治學嚴謹，素來亦重視對子女教育，利用公餘時陪伴並督促學業，弟妹們獲益良多，影響深遠，多能考取臺大，畢業後留學美國，奠定日後良好的事業基礎。

五、重登杏壇絳帳傳經

脫離軍職翌月，應聘臺灣省立師範大學（今國立）史地系教授兼主任，造就教育菁英，

往昔阮囊羞澀的日子亦一去不返。嗣後調地理研究所碩士班教授兼班主任，講授高級氣候學並指導門生撰寫論文。公職外因德高望重，兩度膺選為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一任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因其對氣象和地理科研教育的推展和辛勞，五十七年榮獲時任交通部長孫運璿先生頒發的褒獎銀盾。六十六年欣逢其七秩華誕，海、空軍全體氣象受業員生在臺北空軍新生社為他設宴祝壽。先父卸除戎裝逾十七年，後學們歷久不忘師恩自發自動為其慶賀，足證其業師人師的成功，他也袍澤情深地對學子們特別有感情，不論有聯繫的、沒聯繫的，成名的或無名的，分別數十年後仍一一記得他們的姓名和成績。七十一年先父再獲當時交通部長連戰先生頒授給氣象專業者最榮譽的一等氣象獎章，以表彰他對氣象科學長期工作的卓越貢獻，不幸天不假年，同年十月竟撒手長辭，溘然長逝，享年七十四。謝世前一週，猶為研究生講授課業，實現了他嘗言教書為其終身事業的心願，任教師大二十二年之久。

六、結論

先父受的是中國傳統的舊禮教，書生讀書報國的典型學人，保守衛道忠貞愛國，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茲舉數例如后：六十年代美國對中共給予外交承認，與中華民國斷交，談及此事，他勃然變色，悲憤激昂，大罵美國背信毀約，無信無義，反美仇美達到頂點。六十四年先總統蔣公中正崩殂，他老淚縱橫，悲慟出自內心，涕泣哀悼聲嘶，不能授課近兩週。再六十九年率團代表中華民國前往日本東京出席國際地理學聯合會，議程規定由致詞人講完後宣佈下一發言國家，先父宣讀專文後輪及中共，他不稱中共國號，竟稱之為共匪，全場譁然。閒談中筆者詢問是他嫉惡如仇，抑或說溜了嘴，先父笑而不答。他是學者，崇尚科技、熱愛學術，生活簡樸，唯一的嗜好是讀書研究，日以繼夜、埋首疾書，恆以寫述為樂。他教書育人，默默奉獻，數十年如一日，桃李滿門，諸多後學在事業上和學術上都有卓越的成就。以他晚年津津樂道的氣象班為例，當年不論是軍是民或學術界，凡涉及氣象的全是由他培植的空軍氣象教官和受業門生主導。大學裡有教授系主任、總務長、教務長、理學院長等等，空軍氣象專業人員雖為數不多，然素質優秀學養深厚竭盡職責。轉業後有如此卓著的表現，他深以為慰，應可含笑九泉。先父已遠默然千古，但他的敦品勵學報國淑世的精神長在，永誌我心。

(轉摘自「中華民國的空軍」第791期，民國95年4月出版)